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

葛剑雄 主编

# 俞平伯讲红楼梦

Yu Pinbo Jiang Hongloumeng

俞平伯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戚本还有一点特色，就是所用的话几乎是纯粹的北京方言，尤为道地。我因为这些地方不关重要，所以在上文没有说到，但比较去虽是很小，综观全书却也是个很显著的区别，不能不说一雪芹是汉军旗人，所说的是他家庭中底景况，自然应当用逼真的京话来描写。即以文字风格而言，使用纯粹京语，来表现书中情事亦较为活些。这原是戚本底一个优点，不能够埋没。——《红楼梦辨·五 高鹗戚本大体的比较》

以此看来，怨而不怒的书，以前的小说界上仅有一部《红楼梦》。怎么名贵啊！古语说得好：“物希为贵”，但《红楼梦》正不以希有然后可换言之，那不希有亦依然有可贵的地方。刻薄嫚骂的文字，极易落笔，极易得一般读者底欢迎，但终究不能感动透过人底内心。刚读的时候，觉得痛快淋漓为之拍案叫绝；但翻过两三遍后，便索然意尽了无余味，再细细审玩，已成嚼蜡的滋味了。……所谓百读不厌的文章，大都有真挚的情感，深深地含蓄着，非与作者有同心的人不能知其妙处所在。——《红楼梦辨·七〈红楼梦〉底风格》

就我底眼光看，佚本似胜于高本，只因他没有付刊，以致湮没不彰，让高本一步。内容底比较，在下边详说。现在只举一点便可以晓得他底谨慎，非高鹗所及。他底续作大约是单行的，不和八十回混在一起。所以戚本始终只有八十回，并没有八十回以后的书。——《红楼梦辨·十二后三十回的〈红楼梦〉》

戚本还有一点特色，就是所用的话几乎是纯粹的北京方言，比高本尤为道地。我因为这些地方不关重要，所以在上文没有说到，但分条比较去虽是很小，综观全书却也是个很显著的区别，不能不说一

# 俞平伯讲红楼梦

Yu Pingbo Jiang Hongloumeng

俞平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俞平伯讲红楼梦 / 俞平伯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 1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  
ISBN 978-7-5506-0092-8

I. ①俞… II. ①俞…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7792号

书 名 俞平伯讲红楼梦  
著 者 俞平伯  
责任编辑 韩凤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 邮编:226300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64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092-8  
定 价 29.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3—80237871)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 一 葛剑雄 主编

##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总序

葛剑雄

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有了前人的成果,后人才能有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前人的成果,后人不得不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未必能达到前人的高度,“广陵绝响”是人类学术史上经常不得不面对的千古遗恨。要是人类的学术研究成果始终能得到传承,人类能取得的进步肯定要大得多。

秦始皇时代,多数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或者被禁止传播。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秦汉之际的战乱过后大部分已经遗失,只剩下二十九篇。伏生就以此为基础,终身传授《尚书》。在他九十余岁时,汉文帝派晁错去他家学习。此时伏生已口齿不清,由他女儿转述才大致完成传授。尽管由于双方所操方言的差异,导致晁错的一些误解,但基本内容还是得以流传。“薪尽火传”,靠的是火种不灭。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并发扬光大,靠的就是一代代的火种。

印刷术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书籍的流传,但人为的破坏还是会使得有些书籍从此毁灭,往往使一门学问后继无人。而且,对严谨的学者来说,总会有一些研究的心得或某项具体成果来不及整理成文,或者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只能靠口耳相传。

从孔子杏坛讲学,到现代大学开设的各种课程,讲课一直是传授学术的重要途径。学者的论著当然应该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主,重在创新;但讲课的目的是向学生传授,应该系统总结某一方面的学术史和全部成果,并不限于教师本人的研究领域和成果。中国的学术传承过程

中,相当多的学者毕生从事教学,并没有留下什么个人著作,却使学术的薪火代代相传。而且,以传授学问为目的的讲稿或著作会较多注意受众的接受能力,更适合普及的要求。由于时代所限,这些著作在引文方面经常有不符现代学术规范的现象,甚至有引文错讹之处。本次整理中均未作修改,以存学术著作原貌。

20世纪是中国学术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中国的现代学科都是在这一阶段建立起来的,中国的传统学术也在这一阶段实现了现代化转型,或者在现代学科中得到延续。但20世纪前期天灾人祸频仍,加上种种学术以外的原因,不少学术成果无法正常传播,有些虽未失传,却长期无人问津。直到近年,还有些自以为颇有发明创新的论著,其实只是由于没有充分了解前人的学术积累而作的无效重复。还有些学术论著虽曾发表,但流传不广,今天更不便查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近年来,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整理和出版(包括重版)名家的讲义、讲稿及普及性的学术论著成为当务之急。凤凰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丛书,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 目 录

红楼梦辨 .....	(1)
序 .....	顾颉刚(3)
引论 .....	(9)
上卷	
一 论续书底不可能 .....	(11)
二 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 .....	(14)
三 高鹗续书底依据 .....	(20)
四 后四十回底批评 .....	(36)
五 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 .....	(53)
中卷	
六 作者底态度 .....	(68)
七 《红楼梦》底风格 .....	(75)
八 《红楼梦》底年表 .....	(83)
九 《红楼梦》底地点问题 .....	(87)
十 八十回后的《红楼梦》 .....	(94)
十一 论秦可卿之死(附录) .....	(122)
下卷	
十二 后三十回的《红楼梦》 .....	(129)
十三 所谓“旧时真本《红楼梦》” .....	(142)
十四 《读红楼梦杂记》选粹(附录) .....	(146)

十五	唐六如与林黛玉(附录)	(149)
十六	记《红楼复梦》(附录)	(151)
十七	札记十则(附录)	(153)
附:		
	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	(161)
	《红楼梦辨》的修正	(162)
	读《红楼梦》随笔	(169)
	前言	(171)
一	《红楼梦》的传统性	(172)
二	它的独创性	(173)
三	著书的情况	(177)
四	《红楼梦》与其他古典文艺	(181)
五	宁国公的四个儿子	(184)
六	大观园地点问题	(185)
七	天齐庙与东岳庙	(187)
八	陆游诗与范成大诗	(187)
九	姬子	(190)
十	贾政	(191)
十一	贾赦	(193)
十二	送宫花与金陵十二钗	(195)
十三	宝玉为什么净喝稀的?	(197)
十四	曹雪芹卒于一七六三年	(198)
十五	刘老老吃茄子	(200)
十六	《临江仙》题词	(201)
十七	香芋	(202)
十八	贾瑞之病与秦可卿之病	(203)
十九	记郑西谛藏旧抄《红楼梦》残本两回	(204)
二十	增之一分则太长	(207)
二十一	减之一分则太短	(208)
二十二	《红楼梦》下半部的开始	(209)



二十三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211)
二十四	葫官药官药官	(213)
二十五	宝玉喝汤	(214)
二十六	作者一七六〇年的改笔	(216)
二十七	林黛玉谈诗讲错了	(218)
二十八	曹雪芹画像	(219)
二十九	香菱地位的改变	(219)
三十	曹雪芹自比林黛玉	(223)
三十一	梨园装束	(225)
三十二	宝玉想跟二丫头去	(226)
三十三	谈《红楼梦》的回目	(228)
三十四	记吴藏残本(一)	(250)
三十五	记吴藏残本(二)	(256)
三十六	记嘉庆甲子本评语	(257)
三十七	有正本의 妄改	(268)
三十八	再谈嘉庆本	(271)

# 红楼梦辨



## 序

顾颉刚

平伯做这部书，取材于我的通信很多，所以早先就嘱我做一篇序。我一直没有功夫做。到现在，这部书快要出版了，使我不得不在极冗忙的生活中抽出一点功夫来把它做了。

我原来想，凡是一种风气必有它的来源：自从有了《红楼梦》之后，“模仿”、“批评”和“考证”的东西如此的多，自然由于读者的注意，但为什么做出的东西总是肤浅的模仿、尖刻的批评和附会的考证？这种思想的来源是在何处？我要解释这三类东西的来源，很想借了这一篇序文，说明肤浅的模仿出于《尚书》之学，尖刻的批评出于《春秋》之学，附会的考证出于《诗经》之学。它们已有了二千年的历史，天天在那里挥发它们的毒质，所以这种思想会得深入于国民心理，凡有一部大著作出来，大家就会在无意之中用了差不多的思想，做成这三类东西，黏附在它的上面。《红楼梦》的本身不过传播了一百六十余年，而红学的成立却已有了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之中，它们已经闹得不成样子，险些儿把它的真面目涂得看不出了。我很愿意在这篇序文上把从前人思想的锢蔽和学问的锢蔽畅说一回，好使大家因打破了旧红学而连及其余同类的东西。但这个意思的内容太复杂了，不是一序所能容，也不是忙中抽闲所能做，所以写了一点就没有续下。等将来有空的时候，再作为专篇的论文罢。

关于《红楼梦》作者的历史，续作者的历史，本子的历史，旧红学的错误，适之先生在《红楼梦考证》上说得很详了。关于《红楼梦》的风格，作者的态度，续作者的态度，续作者的依据，……平伯这部书上也说得很详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一部书的历史。

一九二一年三月下旬，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初稿作成。但曹雪芹的事迹和他的家庭状况依然知道的很少。那时候，北京国立学校正是为着索薪罢课，使我有功夫常到京师图书馆里，做考查的事。果然，曹寅的著述找到了，曹家的世系也找到了。平伯向来欢喜读《红楼梦》，这时

又正在北京，所以常到我的寓里，探询我们找到的材料，就把这些材料做谈话的材料。我同居的潘介泉先生是熟读《红楼梦》的人，我们有什么不晓得的地方，问了他，他总可以回答出来。我南旋的前几天，平伯、介泉和我到华乐园去看戏。我们到了园中，只管翻着《棟亭诗集》，杂讲《红楼梦》，几乎不曾看戏。坐在我们前面的人觉得讨厌了，屡屡回转头来，对我们瞧上几眼。介泉看见了，劝我们道：“不要讲了，还是看戏罢！”

适之先生的初稿里，因为程伟元序上说，“原本目录一百二十卷，今所藏只八十卷，殊非全本”，疑心后四十回的目录或者是原来有的。平伯对于这一点，自始就表示他的反对主张；那时的证据，是：既有了“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的回目，就不应当再有“薛宝钗出闺成大礼”的回目。我回南之后，平伯即来信道：

我日来翻阅《红楼梦》，愈看愈觉后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续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前所谈论，固是一证；又如未了所谓“重沐天恩”等等，决非作者原意所在。况且雪芹书既未全，决无文字未具，而四十回之目已条分缕析如此……

我想，《红楼》作者所要说的，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出家一节，中举一节咸非本旨矣……（四月廿七日）

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后来这些主张渐渐的推论出来，就成了这一部书的骨干。

从此以后，我们一星期必作一长信；适之先生和我也是常常通信。我对于《红楼梦》原来是不熟的，但处在适之先生和平伯的中间，就给他们逼上了这一条路。我一向希望的辩论学问的乐趣，到这时居然实现。我们三人的信件交错来往，各人见到了什么就互相传语，在几天内大家都知道了。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见；但我和平伯都没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平伯来信，屡屡对于高鹗不得曹雪芹原意之处痛加攻击；我因为受了阎若璩辨《古文尚书》的暗示，专想寻出高鹗续作的根据，看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如何的联络。我的结论是：高氏续作之先，曾经对于本文用过一番功夫，因误会而弄错固是不免，但他决不敢自出主张，把曹雪芹意思变换。平伯对于这点，很反对我，说我做高鹗的辨护士。他论到后来，说：

弟不敢菲薄兰墅，却认定他与雪芹的性格差得太远了，不适宜于续《红楼梦》。(六月十八日)

这是他进一步的观察，从作者的性格上剖析出来，眼光已超出于文字异同之上了。后来又说：

我向来对于兰墅深致不满，对于他假传圣旨这一点尤不满意；现在却不然了。那些社会上的糊涂虫，非拿原书孤本这类鬼话吓他们一下不可。不然，他们正发了团圆迷，高君所补不够他们的一骂呢！（八月八日）

这是他更进一步的观察，不但看出高鹗的个人，并且看出高鹗的环境了。他有了这一种的见解，所以他推论曹高二家的地位可说是极正确的。

一个暑假里，我们把通信论《红楼梦》作为正式的功课，兴致高极了。平伯信中的话很可以见出这时的情状，他说：

弟感病累日，顷已略瘳；惟烦忧不解，故尚淹滞枕褥间；每厌吾身之赘，嗟咤弥日，不能自己。来信到时，已殆正午，弟犹昏昏然偃卧。发函杂诵，如对良友，快何如之！推衾而起，索笔作答，病殆已霍然矣。吾兄此信真药石也，岂必杜老佳句方愈症哉！（六月十八日）

又说：

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每一执笔必奕奕如有神助也。日来与兄来往函件甚多，但除此以外竟鲜道及余事者，亦趣事也。（同上）

有了这样的兴致，所以不到四个月，我们的信稿已经装订了好几本。

末了，平伯又提议一个大计划，他想和我合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月刊，内容分论文、通信、遗著丛刊、板本校勘记等；论文与通信又分两类，（1）把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的，（2）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的。他愿意把许多《红楼梦》的本子聚集拢来校勘，以为校勘的结果一定可以得到许多新见解。假使我和他都是空闲着，这个月刊一定可以在前年秋间出版了，校勘的事到今也可有不少的成绩了。但一开了学，各有各的职务，不但月刊和校勘的事没有做，连通信也渐渐的疏了下来。

去年二月，蔡子民先生发表他对于《红楼梦考证》的答辨。最奇怪的，这个答辨竟引不起红学的重兴，反而影响到平伯身上，使得他立刻回

复以前的兴致，做成这部书。当时平伯看见了这篇，就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一篇回驳的文字。同时，他又寄我一信，告我一点大概；并希望我和他合做《红楼梦》的辨证，就把当时的通信整理成为一部书，使得社会上对于《红楼梦》可以有正当的了解和想象。我三月中南旋，平伯就于四月中从杭州来看我。我因为自己太忙，而他在去国之前尚有些空闲，劝他独力将这事担任了。他答应我回去后立刻起草，果然他再到苏州时，已经做成一半了。

夏初，平伯到美国去，在上海候船，我去送他，那时他的全稿已完成了，交与我，嘱我代觅抄写的人，并切嘱我代他校勘。不幸我的祖母去世，悲痛之中，不复能顾及这些事情；虽是请人抄录，直等到近年底时方始抄好，我一点也没有校过。这时平伯又因病回国了，我就把全稿寄回北京，请他自校。现在出版有期，从此，我们前年的工作就得到一个着落，平伯辨证《红楼梦》的志愿已经达到一部分了。平伯将来如有闲暇，《红楼梦》上可以着手的工作正多，集本校勘实在是最重要的一桩。从将来看现在，这一部书只算得他发表《红楼梦》研究的开头咧！

平伯在自序上说这书是我和他二人合做的，这话使我十分抱愧。我自知除了通信之外，没有一点地方帮过他。他嘱我作文，我没有功夫；他托我校稿子，我又没有功夫。甚至于嘱我做序，从去年四月说起，一直到了今年三月，才因为将要出版而不得不做；尚且给烦杂的职务逼住了，只得极草率地做成，不能把他的重要意思钩提出来。我对他真是抱歉到极步了！

我祝颂这部书的出版，能彀随着《红楼梦》的势力而传播得广远！我更祝颂由这部书而发生出来的影响，能彀依了我的三个愿望：

第一，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颖，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从前人的研究方法，不注重于实际的材料而注重于猜度力的敏锐，所以他们专欢喜用冥想去求解释。猜度力的敏锐固然是好事体，但没有实际的材料供它的运用，也徒然成了神经过敏的病症；病症一天深似一天，眼睛里只看见憧憧往来的幻象，反自以为实际的事物，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种研究的不能算做研究，正如海市蜃楼的不能算做建筑一样。所以红学的成立虽然有

了很久的历史，究竟支持不起理性上的攻击。我们处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虽是知道的事实很不完备，但这些事实总是极确实的，别人打不掉的。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们正应当善保这一点便宜，赶紧把旧方法丢了，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

第二，《红楼梦》是极普及的小说，但大家以为看小说是消闲的，所谓学问，必然另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和小说是无关的。这样看小说，很容易养成一种玩世的态度。他们不知道学问原没有限界，只要会做，无所往而不是学问；况且一个人若是肯定人生的，必然随处把学问的态度应用到行事上，所以这一点态度是不可少的。这部书出版之后，希望大家为了好读《红楼梦》而连带读它；为了连带读它而能感受到一点学问气息，知道小说中作者的品性、文字的异同、版本的先后，都是可以仔细研究的东西，无形之中，养成了他们的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他们若是因为对于《红楼梦》有了正当的了解，引伸出来，对于别种小说以至别种书，以至别种事物，都有了这种态度了，于是一切“知其当然”的智识都要使它变成“知其所以然”的智识了，他们再不肯留下模糊的影像，做出盲从的行为。这是何等可喜的事！

第三，平伯这部书，大部分是根据于前年四月至八月的我们通信。若是那时我们只有口谈，不写长信，虽亦可以快意一时，究不容易整理出一个完备的系统来。平伯的了解高鹗续书的地位，差不多都出于我们的驳辨；若是我们只管互相附和，不立自己的主张，也不会逼得对方层层剥进。我们没有意气之私，为了学问，有一点疑惑的地方就毫不放过，非辨出一个大家信服的道理来总不放手，这是何等地快乐！辩论的结果，胜的人固是可喜，就是败的人也可以明白自己的误解，更得一个真确的智识，也何等地安慰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做学问，也像我们一般的信札往来，尽管讨论下去。越是辨得凶，越有可信的道理出来。我们的工作只有四个月，成绩自然不多；但四个月已经有了这些成绩，若能继续研究至四年乃至四十年，试问可以有多少？这一点微意，希望读者采纳。我们



自己晓得走的路很短，倘有人结了伴侣，就我们走到的地方再走过去，可以发见的新境界必然很多。发见了新境界，必然要推倒许多旧假定，我们时常可以听到诤言，自然是十分快幸；然而岂但是我们的快幸呢！

一九二三，三，五。